

二之書叢學文詩

# 我底豎琴

力揚著

新華書店

詩文學叢書之二

我底豎琴

力揚

詩文學社版

(1944)

詩文學叢書之二

我底豎琴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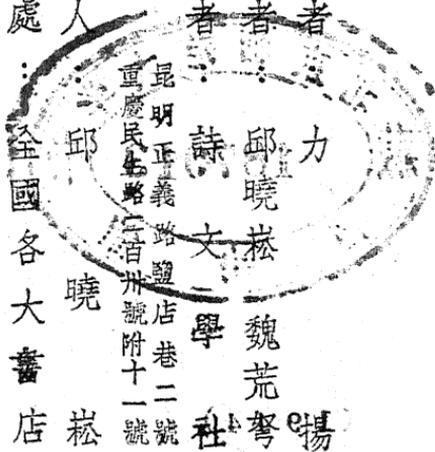
著者  
編輯者  
出版者

力 邱曉崧 魏荒駑  
詩 文 學 社

翻印必究

發行人  
經售處  
印刷者  
出版日期

邱 曉 崧  
全國各大書店  
國語千字報社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 目 錄

風暴	一
黎明	三
同志，再見	六
聽歌——給高麗 M 君	一七
朝鮮義勇隊	一九
播種	四六
霧季詩抄	五一
我底豎琴	五八
希望的窗子	六〇
造橋	四四

冬天的道路	五〇
給詩人	五七
戰鬥的先知	六〇
普式庚林	六七
歌	七四
給	七七
茅舍	八一
斷崖	八三
愛戀	八六
抒情八章	八九
初春	一〇〇

## 風暴

從亞西亞的高原

——我們先民

所游牧的草野，

風暴起來了。

它呼嘯在森林，

呼嘯在山谷，

呼嘯在萬里的長城

與荒冷的大漠。

奴隸們 在風暴裏

勇敢地扭斷鎖鍊，

馳向亞西亞的海岸，

迎擊着夜襲的匪盜。

而且，將举起

浴血的巨臂，

仰向東方的黎明

呼喚着新生的太陽。

一九三七·冬·長沙

## 黎明

風，

像無比的巨人，

挾着灰白的雲塊

飛過峯巒。

原野

從昨夜的风暴裏醒來，

在柔軟的綠茵上

讓慢地睜開睡眠。

從蒼茫的森林之間，

從蒼茫的曙色之間，

河流像一隻快樂的笛子

唱過沉睡着的山城。

辛勞的農婦

赤着雙足，

在河邊

汲取晨放的水。

流離的人們，

走出昏暗的旅店，

背起包袱；

又踏上苦難的旅途。

戰士們歌唱着

——馬在馳騁，

迎着翻翻而來的黎明

奔赴戰爭……。

一九三九，四月，桂林。

# 同志，再見！

——給 毅

昔日——

在江甯的古城

一個荒冷的角落裏

當你帶着鏈條的腳步

從遠遠的北方

流徙過廣闊的原野

與磨難的日子

踏進我們底鐵限的那天

我是從修具的可厭的生活裏

蹣跚 起來

以南方少年的純樸的情調

和同志的親熱

迎迓着

你那花國少女底

純真的微笑

與眼海轉深澁

在漫漫的憂傷的歲月中

每天

我仰視着

射進鐵窗的

一綫陽光

呼吸着

愛戀的氣息

或是凝注着

幽暗的牆根下

一朵寂寞地開放的

莫狄羅

想像你的歡笑

在不眠的夜晚

我俯伏在窗邊的鐵窗邊

看雲雀的兩聲

你生長在

我的枯寂的心靈上

像一朵明媚鮮麗的紅花

活在沒有水草的沙漠

時間的後

浮載着我們

渡過患難的苦海

我們終於也被解開了鎖鏈

但當我們溫熱的手

可以自由地緊握的時候

離別又帶去

我們熱情的風暴的歡欣

二年

我只懷羞着花後的風沙

遙祝你的平安

今天

太陽照落在

江漢的原野

揚子江瀾閃着

輝煌的金波

在喧器的輪渡上

我瞥見你

這意外的重逢

巨浪似的激盪了

我久久懷念你的心弦

脈搏發動機似的跳動

快樂擁抱着我

像江水擁抱着這行進的航輪

我凝視着你

驚疑這是夢中的會晤

但你那被我所熟悉的

真實的臉

却分明地顯現在我眼前

而且你告訴我——

在冰雪的大野裏

你跨上馳驟的野馬

這送着我們的敵人

你告訴我——

那羞胆怯的愚蠢的強盜

在我們英勇戰士的

襲擊下斃命 奔逃

你告訴我——

人民們在鬥爭中

智慧地創造着

許多神奇的故事

我緊緊地握着你底

曾經被我所熱戀過的手

但是 今天

我在你底肌膚上所感觸到的

不是愛人底血液的奔流  
而是戰士底靈堂的堅強  
我從心靈的深處  
泛溢起對於

同志深切的敬愛

在你那風塵的戎裝上

我呼吸到烽火的气息

在你那沉毅的眼光中

我看見了

三晉戰士

爲着民族的自由解放

而鬥爭的英姿

嘗你媚嬌的微笑

吸引我心胸的起伏

或是我溫暖的呼吸

吹拂着你底髮絲的時候

我們也會復活了

往昔的戀情

但是

祖國呼召着你

神聖的戰爭呼召着你

你是從血泊中來的

爲着民族的永生

你願意勇敢的

在血泊中死去

北方 冰雲也許還沒有

在陽光下完全溶化

但是 太陽却照耀得

比南方更爲美麗

弟兄們在艱苦中

自由的工作

自由的歌唱

你——

像一匹

新生的小馬

快樂的聽同

你自己戰鬥過的疆場

向光明的太陽行進

我揮一揮堅實的手臂

從心底吐露出

一聲堅實的言辭

——同志 再見

一九三八，六月，漢口。

## 聽歌

——給高麗M君

你底歌帶來了

那遠遠國土的哀怨，

帝國踐踏下的呻吟，

被覆滅了的王國的懷念。

我看見了

你底民族的鬱抑的姿態。

但是，我知道——

這是你底祖父時代的歌，

你底父親時代的歌；

你是年青而又健康的，

你沒有唱出你自己的歌哪。

將來，你如回到你底故國，

你應該有一隻最年青的歌，

在你底兄弟姊妹間唱着，

有如今晚在我們之間一樣，

以治療你底民族的鬱抑。

## 朝鮮義勇隊

我們是

朝鮮義勇隊。

我們一百二十個，

從帝國的鞭撻下，

從吳拉普特國土上，

從海的那邊，

走向鬥爭的

中國。

從遠遠的年代起，

中國和朝鮮

就是最親切的兄弟。

今天，

中國和朝鮮，

呼吸着同一的痛苦，

呼吸着同一的仇恨，

日本帝國主義

帶給我們朝鮮的

一切災難

也在帶給

我們親愛的中國。

爲了

中華民族的解放，

爲了

在血泊中

呻吟着的

悲哭着的

憤怒着的

朝鮮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們在

中國的土地上

向日本的法利沙發砲

擲彈，

為中國的兄弟們

在同一的戰場上

一起戰爭，

一起流血。

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用鐵手扼住那人類叛徒

佛朗哥的喉嚨。

我們要活

正義的子彈。

好戰者

東方的暴君！

我們已經把國爭的三臂，

伸給中國，

伸給我們的朝鮮，

伸給西班牙，

伸給全世界的兄弟。

中國的兄弟們，

已經到這台時鐘上

預備了光榮的犧牲，

在我們動盪的

白頭山的森林裏。

圖們江的岸野上，

我們朝鮮的

千萬的兄弟，

已經從

三十年的

仇恨的日子裏

站立起來。

在——

被法西斯的血腥所塗抹過的東方，

我們和中國的兄弟，

正準備着一個勝利的血戰。

我們要從血泊中

建立起——

新的朝鮮，

新的中國，

新的世界。

我們是朝鮮義勇隊。

一九三八，十二，二三，桂林。

## 播種

三月的天空

是海樣的蔚藍，

告知季節的布穀鳥

在殷勤地呼喚：

連接著水田

像無數的湖沼，

在這清晨，

向我們展開

赤裸而豐美的土壤。

由於它的哺養

我們才戰勝了飢寒；

由於它的哺養

我們才有歡樂的歌唱。

在大地剛蘇醒的時候，

我們就從

墊着穀草的床上起來，

戴上手編的麥草帽，

捲起衣袖和褲管，

帶着種子

走入親密而膩滑的水田。

我們播種，

呼吸着溫暖的太陽，

我們播種，

前額上淌着汗珠。

我們爲什麼

要這樣辛苦呢？

因爲一粒種子播在土地上，

我們將收穫着

千百顆的穀粒。

看着那金色的種子

帶着我們底希望，

在耀閃的陽光中撒落，

我們又是感覺到

怎樣的快樂，

怎樣的美麗！

但在那遠遠的

被敵人踐踏着的國土上，

我們是不如此播種的——

在那裏

我們用血來播種，

用生命來播種的

用鬥爭來播種，

而收穫的是——

我們來日的幸福與自由。

一九四〇，春，巴縣

霧季詩抄

I 路

是的，

「每條路都通到羅馬」；

但是，必須你底心裏有一個羅馬，

而到達羅馬最近的路，

却只有一條。

## 2 燈

愈是黑暗的時候，

我們愈是需要燈；

也愈是黑暗的時候，

我們愈感到燈的親熱；

如果已是太陽照耀着的白天，

我們還需要燈嗎。

## 3 鷹與烏鴉

烏鴉飛得疲倦了，

棲息在懸岩的枯樹上。

它伸縮一下頸子，

向盤旋在天空的羣鷺

喧噪着說

——霧氣如此濃重，陰沉沉的，

伙伴們，休息一下吧！

爲什麼老是不倦的飛？

——我們還沒有飛完

我心底理想的航程呵。

烏鴉睡了一忽，醒過來了，

看見羣鷺仍然矯健地在飛翔

——你看，風在嘶叫。

黑雲已湧上山頭

看天色像有大風雨似的。

伙伴們，還是休息一下吧！

——即使大風雨來了，

我們要搏鬥着飛過，

去迎接太陽。

羣鷹仍然矯健地在飛翔……

4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當黑夜將要退却，

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紅色的凱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嚴冬將要亮盡，

而人類底想望的春天

被封鎖在冰霜的下面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鎗聲還鎖住

我們底手足，鮮血在淋漓；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悲哀的昨日將要死去，

歡笑的明天已向我們走來，

而人們說「你們只應該哭泣」！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 5 開路

在那些高峻無比的

被雲霧掩埋着的山嶺上；

在那些堅實而崎嶇的岩石中間；

在那些原來沒有路的地方；

我們以全生命的力量，

以這人民取火的勇敢與忍耐，

擺動赤裸的肩膊與手臂

揮舞着鐵錘，擊毀岩石，

爲我們自己，也爲未來的行人

開闢一條寬闊的道路，

伸向無限寬闊的原野，

原野上展開無限遼闊的天空。

但在這艱苦的開闢的日子，

無數殉難的伙伴們的血

流洒在路上，作了真理的標記……

一九四一，一月，重慶。

## 我底豎琴

尊嚴的謬斯！

你說：你等待着

再給你唱一佳你愛聽的歌。

請不要對我有多多的抱怨；

我仍然珍惜着

你賜給我的豎琴。

我既然以最大的勇敢

接受你的寵愛，

我將會忠貞地守住我底堅琴。

在那些晴朗的日子，

你知道的……

我會輕彈起我底堅琴

嘹亮地歌唱人類的黎明。

在這風雪的日子裏，

我默默地前行，我要唱出

對於寒冷的仇恨；

彈着你賜給我的堅琴。

一九四二，一月，古夜郎，鄂西。

## 希望的窗子

誰能忍受漫漫冬夜的敲弄；  
而有淫睡與情明的幻夢？

我得打開我是窗子——

歡迎啊，

你冲過積雪的原野的涵湧的河流！

歡迎呵，

你度過冰凍的日子的

重新翻飛的我們底旗！

歡迎呵，

你守衛着我們底城堞的

守衛着人類底理想的

鋼鐵的戰士！

歡迎呵，

你馱着戰士而飛奔的白馬！

歡迎呵，

你穿過黑暗的森林而來的

黎明！

歡迎呵，

你永遠溫暖着人類底心靈的

永恆的太陽！

歡迎呵，

你泛濫着生命底春天的

少女的笑聲！

我得永遠打開我底窗子

迎接一切我的喜愛：

而我底希望也像夏夜仰視的眼睛

永遠投向北斗星照耀的所在……

一九四二，春，古夜郎。

## 造橋

在許多日子以前，

這裏是有橋的——

也由於我們底手臂的勞動，

這河流上才出現了

那美麗的長虹。

人們走過它底背脊，

通向甘薯、玉蜀黍的田園，

通和胡桃、橘、柚的林子，  
也通向糖菓、布帛的市街……

有了橋，

一切的路才被連接着——

從高大的華廈到低矮的茅屋；

從富麗的莊園到窮清的鄉村。

一天，

那山洪和積雪的溶水

(暴力與寒冷的巨流)

沖毀了那座橋——

我們底道路被切斷了。

於是，兩岸上

站滿了待渡的人們，

對着那滔滔的罪惡的鴻溝；

小孩們急得叫喊；老年人

含着淚水對茫茫的彼岸歎息。

我們不能悵惘地，久久

佇立在這失望的河濱，

中止了我們遠大的旅程；

我們要再造我們底橋。

馬達響了，

抽水機吸出基地的蓄水，

滿口飛濺着涎沫，

像一條神異的巨龍。

我們歌唱着，用和諧的脚步

搬運巨大的基石，

安下它，澆上水門汀——

不使有絲毫動搖的隙縫。

在風雪的日子，

我們默默地工作；

但在有太陽的日子，

我們是工作得更歡樂。

千萬雙人民底熱望的眼，

都在等待着——一座

更寬濶更堅固的橋，

通過它，走向我們想望的路。

（但是，盼望着走橋的人啊！

在你們旁觀的餘暇，

請也加上一分勞力，一塊石子，

那麼，在你們將來走橋的時候，

就可減去良心上一分的担負。）

戰士們更盼望着這座橋——

他們等待着這座新的橋樑

渡過他們底馬，他們底車輛，  
通向那壯闊的戰場。

我們底橋很快地就會落成的，  
我們已經用了更多的血、汗，  
更大的苦辛，有一天，

我們會站在我們新造的橋上，  
看橋下會繼續損害我們的流水  
羞慚地逝去……

一九四二，春，古夜耶。

## 冬天的道路

我是看見過春天底美麗的日子裏的——

乳色的江流奔放在黎明原野，

我們底馬飛馳於繁花的路上，

我們底旗幟飄揚在每個林子的中間，

鳥雀唱起溫暖的歌曲，而蒼鷹飛翔在

泛溢着陽光的高闊的穹窿下面；

我迎着晨風，佇立在巉岩的顛頂，

敞開我底胸膛，亮着無限希冀的眼

看着祖國，歌唱祖國的蘇生……

迎著那風暴的壯麗的歲月，

誰不被熱情的波濤所捲起

而感覺著憂欣？——

老年人更珍惜殘餘的生命，

偷著稀少的喜悅的眼淚；

青年人只初戀的心情

熱望著祖國那幸福的明天；

伙伴們拉斷奴隸的鎖鏈：

「我們底苦難也該完啦！」

向呼吸著晨曦的陽光，

戰鬥得那麼勇敢，那麼美麗！

但是，風雪的季候終於來了；

帶着我們預知的寒冷與災害——

大鐘凝結着，河凍也開始冰凍，

橋樑斷了，我們底家屋被積雪所破壞，

土地和岩石都在泥水中哭泣，

新生的麥苗也有被壓抑的怨恨，

宇宙披披上一件灰白的裹衣，

成羣的烏鴉喧嚷着可咀咒的言語。

我們底旗幟被凝凍着，

不再自由地翻飛；

我們底馬也蹣跚難行；

那通向春天的，通向

我們所企戀的幸福的路，  
已深深地為冰雪所封阻。

冒着那漫天襲來的風雪，  
伙伴們用更忠貞的戰鬥  
呼召着熱愛太陽的人們：

「不要被風雪所掩沒！

不要被寒冷所摧殘！

點燃起心靈的火炬，

燒燬那萬仞的冰山！

泛濫起浩蕩的血流，

沖洗那積雪的道路！

如果你再再看見春天，

就必須在寒冬裏戰鬥！」

於是 我捲起我底手提箱，

走着海涯底冬天的道路……

我跨過杜甫底飢餓的日子，

我跨過屈臣底歌吟的家鄉，

我跨過李白底流放的荒谷

——我們祖國的西伯利亞。

我會看見我們親蜜的人民，

被風雪所埋葬，被豺狼所搏噬，

被無情的飢餓的繩索所絞斃，

——在他們底生命的黃昏裏，

倒下在曾經踏過他們的土地上；

而又用戰慄的手臂支起沉重的身子，

仰着絕望的臉朝向陰暗的天空，

發出冤抑的呼喚：

「我要太陽，我要春天！」

我驟起聲琴譜下他們底仇恨，

又默默地走上我底冬天的道路……

我又看見我們英毅的兄弟，

半裸着身體走在風雪的裏面，

戰鬥的熱情燃燒起生的火炬，

沉默的忍耐代替了無限的憤恨。

我撥入他們的行列，走上多岩石的

積雪的峯頂；透過雪塊的縫隙，

透過森林的網，羣山的海洋，

我嚮望着回歸大地的春天；

傾聽着伙伴們爲祖國的自由而搏鬥的呼喊。

我是看見過春天底美麗的日子來的，

我要走完冬天的道路，歌唱她的再生。

一九四二，二月，古夜耶。

## 給詩人

請不要過份地被世俗的感情所激動

你要看出——

哪些是由衷的歡笑

哪些是古裏的眼淚

但也不要過甚愛惜你底熱情

當你應該哭，笑的時候

你就得和人家一起歡樂

一起流淚……

請不要被那虛榮的桂冠所迷惑

當你剛一戴上的時候

人們就會投給你以永恆的唾罵

如果那桂冠是罪惡編成的

但也不要怯於接受那桂冠

如果它是標誌着人類的平和善

——即使它是荆棘編成的

枝葉上面染有戰馬的蹄血跡

請不要忘記人類底悲苦和災難

當你那些親密的兄弟

爲我們明天的幸福——戰鬥的晚上

你能守住你底毒子對着爐火安眠？

你必須比他們起得更快，起得更早

拿穩你底武器——你底劍

冒着襲來的風雪，英雄地

歌唱着走在兄弟們行列的前面

一九四二，二〇

## 戰鬥的先知

——寫在普式庚逝世一〇五週年紀念之際。

一個世紀過去了，

但由於你底智慧

所發掘的真理，

却永遠閃爍在

我們底心上。

戰鬥的先知呵！

你底名字是

人類底自由的火炬！

你的存在，

是你底祖國的

也是全人類的

永恆的光榮；

但是，你底

青春與生命，

卻被奪取

是古往的毒劍！

你底短促的

人生的旅程，

請你自己寫下

最悲壯的詩篇。

你底言語，

已經燃燒起

一切人的心；

美譽，

瑪耶可夫斯基，

和你底祖國的人民，

已經踏遍那

你沒有走完的路——

比你走得更遠。

你仍然活着，

活得更健康；

人們都看見，

實在微笑……

一個這道過三、四、

人類或又出現着

無數的新時暴着——

像你廣闊的

寧靜。

你底祖國，

和我們底國家，

都被他們底刺刀

所蹂躪……

兩個國家的人民，

都擎起自由的火炬，

成爲並肩的兄弟，

戰鬥着；

像你一樣勇敢。

而我也熱愛着

我底祖國，

歌唱祖國的自由；

像你一樣……

正義的血，

是不會白流的；

我們要用，

凱旋的微笑，

看着新的

拿破崙的滅亡！

今天，

是嚴肅的日子，

你，我底祖國

都在戰鬪；

我又一次地

抱着無限沉痛的心

悼念起你——

戰鬥的先知！

一九四二，二月，古夜郎。

## 普式庚林

春天，清溪通過原野上的

歡喜歌聲與自由的燕子們

成羣結隊地飛過一座

敗家地主荒廢後的森林

那清麗地嬉笑着的溪流

和那溫柔的綠色

誘惑了他們

「多美啊」他們讚嘆着

坐在藍色的陰影裏面

一個智慧的孩子

呆坐在岩石上冥想着

怎樣把這座美麗的森林

和他們底美麗的理想

永遠地連結在一起……

於是，他告知他底同伴們

去找尋潔白，平直的木板

去找尋鮮明，多彩的顏色

照着書冊上舊式庚帖相片

在木板上不繪起誰人底畫像

在裡頭中數叫着的孩子們

天眞地把畫像懸着在

那森林裏面頂高大的樹上

又在狹長的木板上橫寫了

一個注目的指標：「普式農林」

他們又找尋到鐵頭和鐵刀

鋸，割去當路的荆棘和茅草

却細心地留下一切的花朵

那便是一株不知名的藍色的小花

他們不用永不疲勞的手臂

攪拌大地上的金色的馨香的泥土

後來變得裏面白色的外石

穿過樹木和花草的空曠處

鋪成了一條詩的，平坦的道路

於是，他們寧靜地棲息在

有這塵一塵理想的森林的原野上

每天早晨，小鳥似的飛向那邊

頭前善披紀念者的詩篇

朝着太陽學習清新的歌唱……

但是，冬天來啦，寒冷的霜雪

和年代的殘酷的颶風

吞下了森林底最後的片葉

樹木都斃絕地光裸着身子

溪澗從善孩子們底心靈哭泣

而那森林底衰老，音色的三人

和善平久快無可補時天上出來

會起多雲天，我則枯草的聲水

天聲的聲二十天六聲聲平平

「這森林是受何罪惡顯出聲時

——之聲對響於我……」

詩國詩集卷上詩集

森林的外面，又在痛苦地沉思

「伙伴們，這荒涼的森林

原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的森林

存在於明年的春天另一個原野上」

於是，那許多天真的孩子

也染上了成年人的憂鬱

離去了這荒涼的冬天的原野

在那灰白的地平線上

唱起激情的告別的歌……

只留下那個智慧的孩子

寂寞地去取下那鮮明的指標

和普式庚的畫像，懸掛在

他自己的陰暗的小屋裏

每天晚上，對着桐油燈

低聲地誦讀着「亞利昂」

一九四二，十二，七，北碚。

(附註) 亞利昂爲普式庚的詩篇，在這詩里，他會讚美歌人

亞利昂，在覆舟之後，猶不忘「唱我往昔所曾鐘愛的歌聲」

。這是普式庚創作遠。

歌

我呼吸着

你底歌聲所會震盪過的陽光

走在你底足跡所會經過的大野

尋覓你

於黎明所會嬉戲過的林間

但是，你在哪裏？

我沿著祖國底每一條河流

注視那歡呼着的清水

想像起你逝去的生命

我在盡覓你

行走於清土和藍的崖邊

但是，你在哪裏？

我言說這天與地的回聲

登上那最高的峯頂

尋覓你

在黎明與黑夜所爭奪的交接點

在經久與瞬息的時空邊

但是，你在哪裏？

於是

我走向那座潮濕的陰暗的屋外  
貼伏在無息的窗口，傾聽着

——像有你受難的步聲

像有你憤恨的呻吟

難道你就在那裏？

一九四二，五日，陪都。

給

你看——

那鷓鴣以輕快的翅膀  
拍擊着黑色的雲塊  
飛翔得那麼活健

你看——

那江流以憤怒的浪濤  
沖激着褐色的岩石

奔流得多麼勇敢

而你——

我所會熟悉的朋友呵

卻是戰慄而又畏怯地

佇立在這暮秋的江邊

對於這蕭瑟的霧氣

你不敢睜開你那

曾經迎接過黎明的曙光的

而今天顯得如此灰暗的眼睫

對於那離開我們

並不算遠處的太陽

你卻再不敢抬起沉重的頭來

就像一個不真的妻子犯下了叛逆

你不是曾經以燃燒着的手指

抓住你那熱騰騰着的青春的心胸

向着那遠處夜間的太陽起誓

「我永遠總愛着你在光明」？

你不是曾經愛着

我像你愛着的時候

我之在黑暗中時

你之在光明時

是達馬拉被惡靈底

甘言蜜語所誘惑

爾又被帶入了地獄？——

我底靈魂爲着你底羞恥哭泣

一九四二，暮秋，塞斐亞丹。

附註：達馬拉爲萊蒙托夫詩篇「惡魔」中之六節。

## 茅舍

那邊是一片平闊地鋪展着的石坡

它從遠處間生長着成排的小柏樹

那些被採礦的遺址是如此勻均，齊整

像被具有匠心的園丁精勤地修剪過似的

從每棵採礦的生命都成爲一座美麗的小塔

這邊是肥美的山坡，種着的松苗——

像嬰孩底初生的頭髮，茁長在上面

一聲不響哭泣，只是歌唱着原野底慈愛的

小河，穿流過那片石坡與這小松林的中間

這是我的祖國底迷人的鄉村——

一個個樓房，坐落在這裏築造起一座茅舍

佔有了大地底一角，小松樹們密密擁擁抱着

白雲的船，輕輕的灰煙籠住爽朗的天空

如果我有幸福做這茅舍的主人

我將在那雪白的牆壁上懸掛着普式庚的畫像

開着窗簾的窗子迎接每個黎明，寫着詩——

但是，我最親切的遠方的朋友，我得告訴你

在我能這通電是一個怎樣艱難而寒冷的夢呵

## 斷崖

風雲幾分浩蕩

空濤幾多凶太

褐色的斷崖

屹立在紅巖

褐色的斷崖

屹立在天空的下面

空濤幾多凶太

有了它，這山岳

才顯得雄峻

有了它，這江流

才顯得深沉

它飢渴的時候

喝着冰，雪和江水

在寒冷的時候

披着陽光當衣服

它看過多少次

風雲起伏的變幻

它聽過多少次

雷，雨的呼嘯，閃擊

它永遠曠達而空貧

它永遠雄偉地

生存在這宇宙上

呼吸一切歷史的聲音

一九四三，中秋日，北碚。

如果我是這山巒上的流水

我定親愛的是江河

我將緊緊地貼着你的耳朵

用最清越的，最美麗的聲音

譜着冬色冬意的歌曲

坐在你底身邊，唱給你聽

那歌聲啊，永遠地響着

我願供獻給你灼衷心的愛情

如果我是這河岸上的蘆葦

或是那山坡下密密的棕櫚

我底親愛的祖國呵

我要伸着雪白的溫柔的手指

輕輕地按摩着你所有的傷痕

或是用鮮結在地下的根鬚

吸起清甜的泉水滴在你底口上

又用寬大的葉子為你遮擋太陽

如果我是這歌天的小手裏

我底親愛的新祖國呵

我遙望下帶着泥土的綠雲

為你縫製一件最奇巧的衣裳

叫飛翔着的白鳥給你穿上

叫松林旁邊的流水打起鈴鼓

到深深的山谷裏去喚醒你

更替你揭開那沉重的夜霧……

一九四三。秋，北碚。

## 抒情八章

### I

我孤獨地

沿着石坡上白色的小路

向冬天的原野行走

冬天是寒冷的——

薄霧凝結着

籠罩住那鉛色的山巒

森林的後面

閃耀着池沼的水光

綠林裏鐘聲

可是主營道中的煩雜

你的青春詩

就溫暖涼我性——

那枯林裏的鐘聲

不是一樹太碧綠的花架？

那從江流上飛過的白鷺

爲什麼不像鴉爲僧地

替我此刻的生存

唱一隻讚美的歌？

2 我像是一隻

我像是行雲在

春天的一個最美好的早晨

櫻桃園裏，那兒，正在嗡嗡地飛呢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那兒

3

我行走在

這白色的坡路上

那路上的泥沙

還彷彿發散着

你底生命的芳香——

也是這麼一個冬天的早晨

在這永遠可記憶的路上

你和我曾經有過

那麼無邪而又沉默的散步

現在，我是用這樣遲慢的步伐

貪戀地重溫着舊時幸福的足跡

4

你說：你不歡喜詩

但你曾經以未思索的語言

把懸掛在灌木上的

乾枯了的紅苔底莖莖

比喻作未撒開的魚網

你曾經有一個理想的夢

夢着自己在一座不知名的大山上

喘着氣，打着游擊……

你說：你不歡喜詩

就像太陽對她自己說

——她不歡喜光明

5

冬天的江水綠得透明

「你怎麼了？」

「我沒事，只是有點累。」

「你別擔心，我會照顧好你的。」

「謝謝你，你真好。」

「不用客氣，這是我的職責。」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你別再說了，我已經沒力氣了。」

今天，我們應該注意

更應該注意的，是生命的春天

在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春天，我們應該注意

人類底心靈底年代裏

虔敬的少女們

以眼臉低垂的貞潔的眼光

凝視着手中莊嚴的經典

在睡眠裏

微笑着的天使

輕輕地拍着白色的翅膀

給他們帶來一個

甜蜜的天國的夢

今天，我們底救世主

並不活在那虛幻縹緲的天上

今天，我們底救世主

是活在我們底伙伴中間

一個更高的可實現的理想

代替了那陳舊的欺騙的教義

引導我們走向

那血和生命所開拓出的樂園

使我們都成爲卑微的園丁

此刻，我彷彿看見你面向

大地上一片長鮮紅的陽光

穿著草鞋和灰色的軍裝

踏過那滿露水的森林

也以這女校是誠的現尤

我懷着永手中的

新人類的經典

在你那青春的心靈上

向理想的遠方飛揚起

一個金色的隱蔽着的夢……

8

也許，有一天

我的爲你歌唱着的弦琴

會突然斷了

而女神坡力欣尼亞

會對我憤怒地哭泣

說你底生命的存在

不配做她忠實的影子

說我底歌唱你的詩篇

壓沒了她的神聖的意志

——如果用那希望所織成的

美好的夢，在你底眼鏡上消逝

靈魂的火錢在你底心頭熄滅

而你青春的生命也失去了詩

一九四四，三月，北碚。

## 初春

初春的風

第一次用溫柔的手指

拂弄着馬尾松的針葉

山坡上，成畦的麥苗青青

蠶豆花綻開着幽靜的紫色

從竹叢的那邊

從圍繞着這石坡的

森林底背後

鳥雀們也做人類似的敏感

用熱情的，快樂的調子

向那在薄霧底下蘇醒了

大地吐出悠揚的歌唱

歡迎這美好的季候底開端

於是，鄉塾憧憬着幸福的人們

任意地伸出兩臂

用初戀的心情對着大自然

呼喊：「春天已經來啦」……

可是，這樣的故事

曾經發生在這原野上——

在去年除夕的春天

一個中年的無家的是工

爲了替主人砍伐柴薪

就從那森林底最高的松枝上

跌斷了路膊，至今

還用麻繩緊緊地纏着夾板

呻吟在牛欄旁邊的稻草床上

那山坡底下荒涼的場地裏

有座軟弱塌倒的破屋

住着一個窮苦的寡婦

帶領着三個孩子

他們穿着襤褸的單衣

在風霜裏渡過冬季

他倆底頭髮像散亂的秋草

滿身生着白虱

最小的女孩滿頭癩痢

一頂破藍帽沾染了血水

即使春天已經來臨

最早的春風也吹拂過他們

卻吹不走他們底疾病和飢餓

我並不是感受著春天的到來

我是爲了眺望雲縫裏的陽光

才走上這高寒的山頂

走着曲折，崎嶇的道路

就像走着我自己底

二十年的生命的旅途

我用艱辛的輕微的步子

神聖著祖國的大地

我會戀地呼吸着祖國的氣息

我所供獻的是完整的愛

但我所收穫的是捷浪、痛苦和貧窮

我底心情不能平靜

我底心情像堆疊在山谷裏的

亂石，沉重而又憤怒

一隻蒼鷹拍動着輕快的翅膀

飛過了霧氣，飛過了雲層

我想起了一個人應有的自由

我底爲祖國而歌唱的聲音

也許比那繞過山谷的溪流

更爲美麗，更爲清新

但是，爲什麼在那可憎的寒冷的

季候，我底聲音是如此啞澀

像有冰塊塞住了我底歌喉？

已經三年啦，這漫長的霧的日子

我不曾有過大聲的欢笑

沒說公塵光輝壯麗的詩篇

我頭騎着一匹黑鬃的

家色的馬，馳騁在

被大風塗所沈沈舞動戰之上

或是被敵人騎長陣擊中

或是被箭馬的蹄在深谷裏踐

也算照我最後的三日

對這國貢獻了我底最後的愛

身體裹着一條綠色的大馬鞍

航行在當我青春的日子所生活過的

寬闊的大海上，去迎接壯麗的日出

或是駕起一隻小小的帆船

航行在波濤起伏的海邊

聽海鷗在陽光裏歌唱

和浪濤拍擊着岩石的響音

即使被暴風雨打碎了船隻

吞沒了我的生命，我也甘心……

但是，今天太陽還沒有出來

而人們說：這是初春！

十一、二、一九四四。

